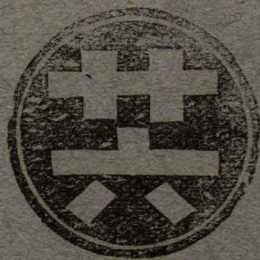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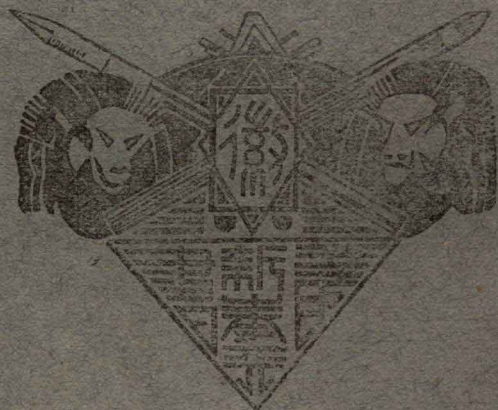


後集
五女七貞



康德六年五月八日
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

版權
所有
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每冊三角
定價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小南關王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人 張少岐

奉天小南關王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武俠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二十六】

第一百四十四回 黃副將巧施反間計 竇二敦怒逐墨麒麟

詩曰 子養親兮弟敬哥 休殘骨肉起風波 劬勞恩重須當報 手足情深最要和

公藝同居今古罕 田真共處子孫多 如斯遐邇俱稱美 子養親兮弟敬哥

這首孝悌歌，是昔賢所遺，語雖淺顯，可是說的非常透澈，勉人爲孝子，勸人友於兄弟，人之爲善誰不如我，可是孝悌這兩件事，尤其較爲容易。順天理，合人情，決不會不孝，決不會不悌，沒見過逆子能够做聖賢的，不能友於兄弟的，沒見過在外頭能交下知心的朋友的，這些閒文不在話下，且說張鐸來到山口外，自己思前想後，并無活路。這才要撞頭一死，那知就在這時，一條黑影在面前一幌，張鐸不由的一機伶，暗想這真是死期到了，面前這條黑影，分明是張景元的陰魂，前來索命，自己准知道這可活不了啦，暗中交待，張鐸這叫疑心，這就是自己吓嚇自己，可是這裡也關着因果報應。當年張景元是被張鐸逼死，張鐸總算心虧心，今日到了這時候，不由的把舊事憶起，更兼神智已昏，面前起了幻像，按說張鐸是多大的英雄，南走一千，北走八百，闖蕩江湖，怎麼也說神道怪的話呢，暗中交代，不止張鐸到了要尋死時是這樣，就是平常人，在生前作過什麼惡事，害過他人的性命，赶到自己臨了命終的時候，必要把一生的大善大惡事，全要想上心頭，自己才明是非，別善惡，如所作的事是善，不過心地空明。惡的必要把當年教人害命的情形，現在目前，定疑神疑怪的，覺着當年所害的人在面前，其實那又有真魂來索命呢

這些閒文不在話下。且說張鐸當時倒真是視死如歸，決不姑惜，眼前這一發離，立刻想起當年逼死張景元的事，喟嘆我今日落到這個結果，正是我的報應到了，不死何待，想到這便拴了個繩套，要上吊一死，這時不禁的慘然自嘆。這才是冤怨相報，自己不知不覺的，拴的這個繩套，跟當年逼死張景元那個繩套一樣，此時知道自己一定得喪命在連環套口，遂用石塊墊着，翹着脚伸着脖子往裡一鑽，覺着這種難受別提了，可是再想攔下來，就不易了，赶到氣一閉，立刻兩臂抬不上去了，自己眼睜着就要命的無常，就在這時覺着後面有人把自己托起來，跟着繩扣也鬆了，沉了一刻，氣也覺着緩了上來，啞啞一聲，睜眼一看，正是安良義士夏天雄，張鐸此時真不如死了好，這一見恩兄在面前，自己實在是羞慚無地，夏天雄柔聲說道，賢弟何至行拙志，愚兄不才，尚能爲賢弟遮風避雨，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愚兄尚可爲力，那知張鐸竟自放聲痛哭起來，夏天雄此時在一旁微笑不語。候着張鐸哭會子。倒是哭的眞痛，實在是有點天良發現，覺着對不過自己了，自己有些不忍，這才向前勸道，賢弟你不要過悲傷了，山上的守山嘍兵太多，被他們聽了去，多有不便，張鐸這才忍住了悲聲說道，小弟如今實覺無面目再見恩兄，小弟我受兄長大恩，絲毫未報，反落魄沒有立足之地，教小弟怎不傷心，兄長的大恩，只可來生再報了，說到這站了起來就要走。夏天雄點頭道，賢弟你不要這麼灰心，只怪你在江南事敗時，沒有明白綠林道沒有好下場，那時若洗了手，那會有今日，決不該投身連環套，與官家故意爲難，你不想想，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多少綠林道不早抽身，得了好結果，賢弟是多聰明的人，竟怎麼不明白起來，殺身之禍就在目前，賢弟你怎麼這麼不明白呢，張鐸道、

棋錯一步，滿盤全輸，像小弟這樣行爲，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生死二字決不以爲意了。不過受仁兄的恩深義重，期望我張鐸成名露臉，你這種交朋友算到家了，小弟我是一事不成，半生潦倒。如今落到這種地步，真有些羞見恩兄了，我若有一線生机，豈肯行這種拙志，實在覺着無面目再回江南，反以盡投環一死，免得再在人間過這種不得意的歲月，張鐸這時說出一番肺腑的話來，夏天雄點頭嘆息道，賢弟你也是有志氣的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知道是錯了，能够痛改前非，依然不難成名露臉，若是一錯再錯，那真是自甘暴棄，不過落個身敗名裂。夏天雄說到這裡，從腰中又取出二十兩銀子來，遞給張鐸道，賢弟這有紋銀二十兩，賢弟你帶着吧，愚兄記得每天全是二十兩，如今也巧了，不多不少正是二十兩之數，賢弟你這次要趕緊回關裡，不要再在關東纏戀，愚兄我此番在黃副將面前力保，黃大人才不追究以往之罪，賢弟你若再入岐途，落在官人手內，愚兄我就不能護庇你了，張鐸此時大良發現，想了想，家待自己的情形，在青竹堂三次贈銀，誼過同胞，後在螺絲島義釋，担了多大的關係，如今二次被擒，還虧了我這恩兄的情面，這時被逐輕生，又來救我一命，人非禽獸誰能無心，自己此時要是再拿着銀子一走，天良上也覺着羞愧，張鐸把脚一築道，可惜我堂堂七尺之軀，竟不能辨邪正，明是明、受恩不報，真匹夫之輩也，稱得起什麼英雄，道的什麼好漢，捫心自問，太覺良心有愧了，正色向夏天雄道，請兄長恕小弟已往之非，小弟從此要革面洗心，立志追隨兄長，作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現在寶二敦對我是割袍斷義，劃地絕交，我也不能再顧及他了，現在寶二敦所恃的，是連環套內窩藏着御馬八駿，官家不敢大舉攻山，怕他七御馬給殘害了，無法交官。

如今這御馬藏在後山隱密之所。外人難知，小弟是深知後山的山形地理，兄長若有胆量，放心小弟，我們何不作一番驚人事業，進連環套盜馬，倘能如願，豈不是人前顯耀，鑒裡奪尊，夏天雄把大拇指一挑道，賢弟你這算是對了，我不能幫你別的，只有賢弟你想成名露臉，愚兄我定要助賢弟你成功，咱們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時一議定，兩人就要撲奔連環套內，就拿這一眨眼的工夫，只見面前刷刷刷三條黑影。全奔了山內。夏天雄啊了一聲，暗說怪呀，我來時本沒有一人知道，只因釋放張鐸之後，大家紛紛議論，就有說這是放虎歸山的，就有說是，別看那麼着，張鐸此次沒得了好去，恐怕他沒有面自再回連環套，定然遠走高飛，我們放了他，想藉他的力量取連環套，只怕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飢，諸該鬼趙壁在一旁搖頭幌腦的不言不語，只是微笑，此時大衆俠義英雄沒有拿他當人的，誰還理他，天霸見衆人各說各的見解，互相爭論，遂向趙壁道，趙大哥有什麼見解，何妨說出來大家議論議論，行不行一點說的沒有，咱們這又沒有外人，難道還有什麼碍口嗎，趙壁道，我那懂的什麼，這裡有這麼些位出類拔萃的英雄，成了名的俠客，那用我這無名小卒來參與，天霸一聽，知道他這是故意說風涼話，遂正色的說道，趙大哥此事實是關係大局，不要視同兒戲才好，趙壁見天霸這麼說，遂不敢說笑話了，也正色向天霸道，此次放走張鐸，決非出自愛將之心，不盡要想借刀殺人，好給我們除一害，若是竇二敦動了疑心，決不能容張鐸再在連環套立足，張鐸自入江湖道以來，威震綠林道，誰不聞名，此次來在連環套，又被竇二敦重用，正如爲虎添翼，連那雪麒麟尙文義，也好似竇二敦的左膀右臂，此次冒然的離心離德，試想竇二敦如何能容，定要劃地絕交，立成冰炭，當是只要

們他一翻臉，決沒有再和好之理，張鐸焉能就肯善能甘休，只要二人一換口，就叫恩斷情絕。試問張鐸有何面目再見他人。今日他死在寶二敦之手，定要自己以一死了之，我算定了張鐸的命算沒了，我說下這話放着，張鐸他還是仍然能在連環套照舊執掌大權，那時我是挨位給磕頭，此時長臂童子黑士傑道，老師，你老還是別大意了，真要是寶二敦他要交朋友有始無終，容忍下去，那一來，老師你的頭可就磕上了，咱們爺倆是自己爺們，我要是受老師的頭，有點不大合適吧，趙壁吓的唾了黑士傑一口，伸手又給了一巴掌，把黑士傑打的躲開了，天霸等聽了趙壁這番話，甚為有理，大家也想看，張鐸此次若果然能够依然在連環套執掌大權，暗中歸順官家，裡應外合，為官家出力，那才是天助成功，衆人全這麼暗中思想，惟有夏天雄心中焦急，心想若是果真應了趙壁之言，張鐸就是不死在我的手裡，也就是被我殺了，因為這次張鐸偷營劫寨，這裡毫無防備，由我一人猜測，恐怕有這種事發生，也未可知，不料冤家路窄，竟是張鐸帶隊下山，這才驚動了羣雄，把他拿住，現在雖叫恩放了他，若果應了趙壁之言，那真是死在我的手內，夏天雄雖想到這裡，但是向來處事謹慎，並沒有後悔的地方，自己遂悄悄溜了出來，打算到連環套探聽一番，見個水落石出，也好放心，當時夏天雄遂撲奔連環套口，來到這裡，先找僻靜地方隱身，忽聽得山上頭道寨柵欄門內，一陣大亂，跟着從裡面把張鐸給推了出來，吧的一聲，又把寨門關個嚴實，夏天雄就知張鐸這次真應了趙壁之言，一定是兩人反了目，自己倒要看看他出來，投奔那裡，就在這一尋思的工夫，但見張鐸撲奔前邊一片樹林子，夏天雄暗道，他不奔山下走，這是怎麼講呢，遂暗中跟隨着來到這片小樹林中，見張鐸進到樹林子裡，

自言自語的抱恨無窮，解下腰帶要自縊而死。夏天雄見張鐸此時是真心悔改，那能容他真死，遂轉到他身後，把張鐸才救了。但自己從離開了營帳，直到進了樹林中，並沒見有別的蹤影，此時這三條黑影，分明是隱藏在附近。自己暗暗自己，夏天雄你身為俠客，要是再被這不如你的所賣，你還稱得起什麼安良義士李靖呢，當時這一轉念，腳可站住了，不敢往前再走了。遂正色向張鐸道：賢弟，你我今日要各本天良，各撤良心，雖是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可是賢弟你想想，愚兄我以往有不利於賢弟你的地方沒有，如今我有害你的地方沒有，張鐸被這兩句話說的，如墜五里霧中，自己忽然答應：愚兄你真是令小弟無話可說了，滴才小弟把肺腑的話，已竟跟兄長說了。小弟此時心氣二念，只有一心痛改前非，也不求功名富貴，只求贖已往之罪了。張鐸這話沒說完，夏天雄道：賢弟，只怕你言不由衷，方才那三條黑影，恐怕是賢弟你帶個來的，想要把愚兄誘進山去，下手收拾我吧，張鐸扣腳一槩，恨聲說道：兄長，你這樣疑心，教我好恨，我此番受辱，出得渾環套已具必死之心，想不到兄長你來救了小弟的性命，兄長你若不來，只怕小弟這條性命早赴幽冥了。我既存必死之心，怎會再參與其黨，兄長此來，小弟何從知曉，我自知已竟作下錯事。如今再改過前非，只怕未必有人肯容我了，我此時惟有把心掏出來，給兄長看看就信了。說到這一伸手從靴內抽出一把解手利刃，照着自已胸前就刺。夏天雄一把將張鐸的腕子抓住，把解手利刃奪過來，張鐸是放聲痛哭，夏天雄想了想，果然是錯疑了他，在他尋死時，何嘗想到有人來救他，那時我若不赶到，情實他是准死無疑，自己真是錯怪了他。當時又安慰他一番，張鐸又表白了一番心跡，這才言歸於好，彼此也猜不出變去的三條

黑影，究竟是那路的能人，張鐸道：「兄長不必猜疑了，這連環套的道路，全在小弟的掌握中，六十四寨消息埋伏，全是小弟一手製成，後山有一畝園子城，在五寶溝後，依山形地勢建造的，形式非常的奇異，外人決不易進去，小弟深知此處的秘密，只要進了此石城，八駿御馬全在那裡，我們盜出此馬，從後山出去，不費吹灰之力，當時這一議定，兩人剛要往套內走，忽聽背後有人喊道：「夏大叔你別自己立功，帶着我們點，夏天雄回頭一看，只見從山坡旁過來四人，正是神彈子李五爺，帶着丁猛雄、馬元雄、王英傑、爺四個狂奔過來，夏天雄忙招呼道：「李五爺這是從那裡來，李公然道：「我們爺四個是算就了，夏天雄要立奇功，這才教他們跟來，隨着夏大爺立點功勞，也顯着他們全不忌飯桶，夏天雄道：「李五爺此來正好，我這位義弟此時已棄暗投明，痛改前非，真想立點功勞，以贖已往之罪，如今李五爺跟着我們，定能得不少幫助，遂把張鐸要盜御馬之事說明，當時李五爺是十分高興，夏天雄道：「去倒早誰去，只怕他們走這種崎嶇的山道，未必走的了，李公然知道夏天雄是看着馬元雄身體笨，怕他跟不上，自己心中暗笑，這不過是看他的外表，沒見過他的工夫，他的脚程慢說是走這種山道，就是多險的山道，也一樣的能走，說話間自己也不便分辯，准知他們脚程不慢，惟有走起來看吧，遂含笑道：「夏大爺不用担心，他們還不至于於這麼不濟事，夏天雄道：「那更好了，當時各自結束了一番，由張鐸領導着，揀那荒草沒脛的荆棘塞途的地方走，來到亂山叢中，果然是寂無人跡，就在離開連環套後套不遠的亂山中等候着，够了時候再動手，這一路所走的道，居然全是的沒有先後，李公然是自幼練的工夫，脚程真比別人高出一頭，馬元雄當年跟快馬比過，天生來的飛毛腿，真有特別

的本領，丁猛雄是打獵出身，終年在山中爬山越嶺，走起山道來，是如同走在平地一樣，當時衆人休息了一會，夏天雄道，李五爺，你老倒是怎麼知道在下會來到連環套口內，與張賢弟會在一處呢，我看無意中決不能這麼巧，因為連環套非同別處，就是我没有事，決不願進他的套口、自找麻煩，李公然笑指着馬元雄等說道，夏義士要問怎會來到這裡，這全是爲他們才敢冒這種險，只爲他們常常的跟我說，教我想法子把他們提拔着立點功勞，也好希望保舉功點名，總問我該着怎麼行動，才能露臉，是我告訴他們要打算爭光耀祖，巴結着立點功勞，好保舉着做官，必須跟俠義們學，學人家那麼作事，總有稱心如願之時，像夏義士的行爲、多令人敬服呢，所以你的一舉一動，他們三人留了心，今日夏義士來連環套，他們拉着我暗暗跟隨，才聽得二位要入虎穴龍潭去盜馬，他們私自議定，要暗中跟隨，我恐怕在暗中悞了事，反爲不美，這才明打招呼，我此次也全是爲他三人，我有鏢佔着身子，決不再想別的了，立了功勞也不再求自身的富貴，只求貴大人提拔提拔他們就是了，夏天雄聽了點點頭道，很好，他們能這樣，倒是很有志氣，連我也是這樣心情，我把功名富貴，早看成過眼雲烟，此次若立了微功，定要給張賢弟保舉着，將功贖罪，作他進之身機，李五爺道，這事關係着全局，只要御馬盜出來，我們就可放開手剿山，沒有顧忌了，竇二敦敢這麼放胆的抵抗，正是因爲有御馬在他掌握之中，那時我們若逼急了，就怕他把御馬傷了，或設法是消滅，使我們受盡千辛萬苦，也難脫罪刑，倘若微天之幸，把御馬盜出來，大事算成功了，夏天雄道，李五爺所見不差，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急於與張賢弟冒險進連環套一行，成不成的付諸運命了，說話間天色已不早，陰沉沉星斗無光，張

鐸振着精神，頭顱引路，這種道可是危險到萬分了，衆人各自施展輕身本領，竄高縱矮往攀簾附葛，直奔五行溝，來到五行溝就好走多了，因爲這一帶已是內山套口，由五行溝，繞走，過了兩層套口，張鐸道，前面已是五寶溝金銀套，只要過去五寶溝，就到了後面的石城了，那裡就是存御馬的所在，說話間已進了五寶溝，在這裡隔着一箭多地，就有一處更房，但是雖有這種防守的設備，對於守衛上却非常鬆懈，就因爲這種山勢奇險，不易出入，那知道凡是失事的，全是由於大意上誤事，李公燕見這種山秦的情形，暗暗驚異，因爲自己從幼年闖蕩江湖，什麼大山大寨全見過，可沒見過這種偉大壯麗的山形，按那種形勢，就是裡面有千軍萬馬，也顯不出有多少人來，可見地勢太大了，不提五爺暗中贊嘆，且說墨麒麟張鐸領着衆人够奔石城，有更房的地方滿得繞着走，過了五寶溝離石城不到一箭地了，他所走的全是邊山一帶的地方，這一帶地勢非常荒僻，所有放哨的嘍囉等全是在正式山道內盤查，誰肯往山坡上去巡哨呢，這六位順着山坡繞到石城一帶，只見所有沿山一帶已沒了障礙，好在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是預備着進連環寨來的，所有應用的傢伙全都帶着了，此時把飛抓百練鎖取出來，看了看石城上面，抖手拋了上去，抓住了，然後請神彈子李五爺先上去，墨麒麟張鐸也隨着上了石城，小霸王丁猛雄等全順着絨繩上來，這次凡來的人，全是振起十二分精神立這分奇功，趕到了上面，一看這山頭地勢極大足見石城中也非常寬闊了，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向張鐸李五爺一商量，得先把裡面看馬的收拾了方好下手，因爲往外盜這八駿馬非常的費手脚，必須要有從容的工夫才能下手，墨麒麟張鐸道，不是我眼空四海目中無人，看馬的人是伺候大廳的八位小寨主，並沒有什麼出

類拔萃的功夫，我們要收拾他們還費什麼事麼，墨麒麟張鐸率衆人先順着馬道下了石城，見石城前紮着兩座帳棚，可全空着沒有人駐守，墨麒麟張鐸指着這兩個空帳棚向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道，恩兄你看，山寨太大有什麼好處，這就叫鞭長莫及，手大掩不過天來，寶寨主的心胸不是不大，但是自己有多大精神，全想顧全着那裡辦的到，安良老士賽李靖夏天雄點頭道，想來就是這種情形上關係着成敗，牡丹雖好，還得綠葉扶持，不論有多大能爲也不是一人所能成的，說話間已到了石城門口，衆人散開了，墨麒麟張鐸先到了石城門，便望裡窺探了窺探，只見守門的兩名嘍囉已不知躲到那裡去了，墨麒麟張鐸向夏天雄等一點手，衆人各亮兵刃，蹣足潛踪，來到石城門內，只見裡面形似石洞，石壁插着燈籠，發出來的一點亮光，能辨出石門內的道路，當時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等，隨着往裡走了有半箭地遠近，只見前面有一道重門，門內比較外面寬多了，來到門旁望裡看時，只見裡面是圓形的洞式，靠左邊是一排馬棚搭蓋的十分齊整，每一間馬棚裡全份養馬所用的器具連槽頭，全不混合，所有這八座馬棚單有珠紅金字的牌子，標明是什麼名字，當時墨麒麟張鐸留神一細看，只見偏西北角一間石屋內有燈光閃動，裡面有說話的聲音，自己脚下按勁縱身到了這石屋前，只見裡面正是總轄寨主派來看守御馬的，土裡犬寶飛忠，地裡排子寶飛孝，黃鼠狼寶飛文，賽白猿馬于義，這四位少寨主，在先前爲總轄寨主分派的嚴厲，不敢疏忽，這才議定了白天是沒有一點事，只交派嘍卒們刷巡飲喂，服侍御馬，不教他掉了驃頭，夜晚弟兄八人，是正夜的坐守，決不敢疏忽，趕到日子一長了立刻又鬆懈了，誰也不肯賣這種精神了，每夜便分爲兩班來守夜，可也是飲酒摸牌，當時只令嘍卒們早

早打聽着巡山大寨主來時趕緊通報以便提防，今夜正是竇飛忠竇飛孝等弟兄四人守夜，正在酒酣耳熱之時，忽見門外人影一晃，剛要問是誰，一個是字出口，立刻從外面闖進一人，土裡犬一看是墨麒麟張鐸，這一驚非同小可，疑惑是總轄寨主，敢這位張寨主來調查自己了，剛要招呼，墨麒麟張鐸也真是手黑心狠，竹節鋼鞭早掣在手，猛然間，就照定了土裡犬竇飛忠的頭上打來，竇飛忠是猝不及防，那能躲閃，便打得腦漿迸裂，鮮血直流，死在了地上，地裡排子竇飛孝，黃鼠狼竇飛文，賽白猿馬才義，這三個人看這位張寨主一動手，立刻明白，知道是這位墨麒麟張鐸倒反連環套，於是這三位少寨主各擺兵刃往外撞，墨麒麟那裡把這點小事放在心上，自己在外一縱身，竄出這間石屋，這時神彈子李五爺，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把守出路，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小霸王丁猛雄，一個輪桿棒，一個舉竹節雙鞭，攔住了馬子義竇飛孝和看鼠狼竇飛文，一遞上手，馬元雄好似凶煞臨凡，如虎出洞，這三位少寨主那裡是對手，立時三招兩勢之下已竟傷了竇飛孝竇飛文，賽白猿馬子義一看全受了傷，自己仗着身形靈巧，便虛幌一招，往外逃走，急忙到石城外鳴鑼報警，那知剛到了石城門口，只聽得身後弓弦響處，叭叭的一連兩彈子，打在了腦袋上，立刻跌倒，連掙扎也沒掙扎，立刻間氣絕身死了，這一來四名少寨主全死在這石城內，當時守衛御馬的全喪命，墨麒麟張鐸道，此乃天助我等成功，說話間趕奔到馬棚前，頭一座馬棚正是八駿馬的第一騎烏騮，第二座馬棚是赤兔，第三步是黃驃第四騎是呼雷豹，第五騎是白龍駒，第六騎是紫驊騮，第七騎是祿耳，第八騎是玉獅子，這八駿馬滿都牽了出來，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說道，我想這絕不是容易盜出去的，因為一牽動，便要陣陣長鳴，

響震山谷，咱只好闖着往外走吧，於是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頭一個牽烏騾牽寶馬、神彈子李五爺隨在身後，牽着第二騎赤兔追風千里駒，第三位是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第四位是小霸王丁猛雄牽着呼雷豹，第五名是鎖鐵塔王英傑，第六位是墨麒麟張鐸隨後，可是人是六名，馬是八匹，尚有兩匹馬沒有人來牽着，終由鎖鐵塔王英傑，小霸王丁猛雄每人牽着兩匹出了石城，可是有一樣最難，就是這種駿馬嘶嘶無法禁止，只好是緊走，繞到石城後，走後山小路、走出沒有多遠，穿山甲寶飛彪，獺皮象寶飛仁，小花驢寶飛義，小墨猴寶飛武追來，這四位是來接換後夜的，一到石城內見地上血泊中躺着有三四名死傷的人，這一來把四人嚇得魂飛九霄以外，再看御馬時蹤影已經皆無，這一急非同小可，四位少寨主就知後山進來了，趕緊各拿兵刃來到石城外，察看來蹤去路，忽聽得一陣陣馬嘶之聲，本來這種寶馬處處與尋常馬不同，迎風是嘶如同金聲玉震，令人一聽就知道是良驥，這四位少寨主趕緊追趕下來，這時衆人尙沒走遠，穿山甲寶飛彪，厲聲問道，小輩們特以胆大，竟敢擾亂後山時進石城，盜走御馬，要想逃走、勢比登天，當時這一喝喊，墨麒麟張鐸說道，衆位不要走了，先把這羣小輩們打發了免得攔阻我們的歸路。安良義士賽李靖等全停身站住，寶飛彪等轉眼間已來到了近前，墨麒麟張鐸一看，正是穿山甲寶飛彪等，賊人來到近前，寶飛彪一眼看見張鐸，十分憤恨，大罵張鐸反復無常之輩。今日要再教你逃去手去，我寶飛彪決不活在世上，原來寶飛彪因今日白天到大寨去領餉，才聽說張鐸被逐出連環套，自己暗想總轄寨主這回事作的未免太猛了，這個張鐸乃梟雄之輩，可用則用，不可用則殺之，這一把他趕走，恐怕他定要投降官兵，爲官家添了一條大膀臂，連環套

的虛實動靜滿在他心種，只怕他要報這番羞辱，我們就要沒有安枕之日了，竇飛彪想到這，跟三位兄弟一說這情形，趕到夜間要加緊防備才好，可是這種事雖是自己想到了，可不能自己作主多關守山的嘍卒們加班的守衛，竇飛彪想着，趕到第二日要乘機稟明了總寨主，只是自己是奉命看守八駿馬，各寨防守各事與自己的職權無關，還是不多管閒事爲是，想到這層當時立即帶同竇飛仁，竇飛義，竇飛武，一躍到後寨石城換班守衛御馬，趕到了後山這才發現四位少寨主傷的傷死的死，竇飛彪怎會不急，當時率領着竇飛仁等趕奔後山，聽得駿馬嘶聲，知道尚沒走遠，遂來到後山坡，竇飛彪頭一個亮大刀竄過來，照定張鐸的頭頂便砍，張鐸往旁一撤步，竹節鋼鞭連着鬼頭刀往上一撩，當的一聲，竇飛彪的刀磕到半空中，把竇飛彪的虎口全震裂了，竇飛彪翻身想走，張鐸一抬腿把竇飛彪踢了一溜跟頭，這時竇飛仁，竇飛義，竇飛武全往上一圍，這邊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小霸王丁錦雄，立時各自往前一縱身，馬元雄喝了一聲，亮桿杖縱到這三人面前，真似猛虎出洞一般，桿杖到處，已把竇飛仁摔出多遠去，丁錦雄一對竹節鋼鞭上下翻飛，像這幾位無名小輩那敵了這兩位牛龍活虎的英雄，當時便把這四位少寨主殺退，張鐸向夏天雄說道，這一來我們可以逃出虎口了，夏天雄看了看後山形式搖了搖頭說道，據我有恐怕賊子等，未必肯善罷甘休，說話間這就要奔山下，那知還沒走出多遠猛聽得後山上一片殺聲，隱隱聽得喊別放走了奸細呀，追呀，跟着山頭上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的如同白晝，遠遠的像一條火龍相似，這裡衆人也不便走了，壘站住身形，倒要看看來者何人，霎時間山上這隊人已經下來了，張鐸看來者正是山上五位寨主狠心狼狠宣空，妙算猩猩宣嬰，呼雷豹夔龍，

巡山豹變虎，花班豹變貞，這五位寨主，全是武功出衆，藝業過人，今夜巡查到後山。只見石城大開，守石城的八名少寨主，是一位不見，這位巡山大寨主宣空，是足智多謀，非常的英勇，在連環套掌巡山大寨主之權。所有六十四寨的寨主嘍兵無不懼他三分，現在一看御馬丟了，就知道本山定有奸細勾結外來的官人盜的，這要是真教奸細走脫自己掌管着巡山，那能脫的了關係，遂趕緊的率領這隊嘍兵往後山趕，果然竟在後山坡遇見少寨主逃了回來，這才吶喊殺聲奔下山來了，來到了近前，已經看見了張鐸在內，宣空怒從心上起，氣從胆邊生，把寶劍一舉狂奔過來，他是安心把御馬奪回，這時宣嬰也跟着往這邊一縱，這五位巡山寨主，不同別人，把各人掌中的兵刃揮動，打算趁着一個猛勁撞到御馬前，先將御馬到手，那時大寨接應一到，立刻反攻爲守，設法收拾這羣汗奸，狼心狼狽，縱身形來到了李五爺的面前，颼颼一連就是三劍，李五爺是猝不及防，撒刀接架時已來不及了，跟着用彈弓接架，這一來李五爺先吃着一半虧，那知竟在第三招，躲閃不及，只好用彈弓往上一擡，轟的響把弓絃折斷，李五爺往旁一縱身時，那四位巡山寨主也到了，就在這一亂的工夫，把這邊的人馬衝開，八匹御馬落後的，有一名駿馬名叫踏山玉獅子，這匹寶馬因爲在最後邊，更兼着人少，領着馬的只有六人，馬倒是八匹，故此被賊子衝散了，妙算猩猩宜嬰伸手把這匹駿馬的繮繩攔住，好大的神力，竟將這匹踏山玉獅子拉走，夏天雄一看這情形，真要是被他們把御馬再搶回，前功盡棄實在可惜，自己便督催着這七匹御馬往後山退，李五爺的彈弓絃已斷，自己空有神彈才之名，此時反倒是束手無策了，只得隨着夏天雄保護御馬，這時張鐸，丁猛雄，馬元雄等，全被巡山五寨主圍了起來，這一路

混戰，因為這邊人單勢孤，更兼這巡山的五位寨主勇猛絕倫，丁猛雄跟馬元雄，兩人力戰四寇，張鐸是跟狠心狼狠宣空對戰，這一動上手，誰也不肯留情，兩下裡各自施展個人的絕技，戰到二十餘合，隱隱聽得山上有人吶喊，張鐸等不由的有些害怕，心想倘若山上的接應一到，我們更不好脫身了，因為心慌意亂自己覺着有些氣力不支，狠心狼狠也覺着盡自戀戰，難免敗在他人之手，這位巡山大寨主狠心狼狠宣空猛然用手巾一幌，虛砍了一刀、翻身一縱說聲張鐸小兒，仙長敵你不過，暫留你項上頭，仙長不陪了，張鐸心想，若容他走脫，定要調集後山救兵，那時豈不是更難逃走，想到這裡，那肯放他逃走，一順竹節銅鞭喝了聲那裡走，縱形追了過來，那知道宣空往下一場身、胳膊肘一找地就施展關地輪刀，叭叭的在地上翻飛，刀法只取下盤，這一來張鐸那還是他的敵手，自己連縱了幾丈，第三刀就沒躲開，被刀尖掃在了腿肚子上，張鐸倒退了三步，撲通一聲便栽倒了，狠心狼狠一疊腰躍起，縱身到了張鐸身旁，捧刀惡狠狠的照着張鐸就砍，張鐸自知這次必死在賊人之手，就在這刀將落未落之時，忽然在旁邊峭崖懸山之上有人高喊，好猴兒崽子你敢傷我朋友的性命，這是你的死期到了，俠客爺要你狗命，話到人到，宣空就覺着背後一股子風聲，自己的刀本是往下落的，覺着涼颼颼已經到了脖子上，赶忙往回下一撤刀，刷的一翻身，單臂托天的往上一撩，想着暗算自己的人的腕子，那知背後這人身手更是矯健，連抽刀翻臂，刀背反找上宣空的刀身。當的一聲，把宣空的刀削為兩段，宣空嚇得忙撒身想逃走，這人刀光閃處，用了一手野馬分宗，撲的就將頭上的髮纂給削下來，髮髻散開，披散下來，老道不像老道了，就跟陀頭和尚相似，這一下子嚇得宣空魂飛天外，魄散九